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單恂質生參閱

王晉溪本兵敷奏　王瓊

陝西延寧類序陝西　延寧者。延綏寧夏二鎮也。延綏云者。延安府綏德州也。綏德在秦時爲上郡。歷漢隋唐皆爲邊鎮。宋初沒於西夏。元平章孔興據守。國朝洪武二年。平定陝西。孔興北遁。設綏

德衛屯兵數萬守之。分撥綏德衛千戶劉寵屯治榆林。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延綏。始議築榆林城，及沿邊十八寨，移鎮於彼。成化七年，置榆林衛。八年，都御史余子俊開廣榆林城垣，增置三十六營堡。寧夏即古朔方地，歷漢隋唐皆爲郡縣。宋趙元昊據之，稱西夏，與宋延慶熈河分界。元置行省。國初棄其地，徙其民於陝西。洪武九年，立寧夏等五衛，後命將鎮守。嘗攷之，漢文帝時，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近郊以備之，未嘗窮

兵遠討也武帝時匈奴連年入寇屢遣衛青等擊之遠遁然兵退復入寇又大入破塞外城障欲再舉兵而海內已虛耗不可再舉矣故武帝末年深悔之唐太宗時突厥合十餘萬騎入寇至渭水便橋之北豈以太宗之英武而素不能爲之備哉勢有所不能也其後突厥頡利政亂諸夷叛之又民大饑牛馬多死始遣李靖乘其隙而襲破之以其（說亦各有利害）降衆雜處中國終唐之世內亂多而邊患少非太宗一時之戰功能使其久遠不犯也值虜運自衰

耳。以今日陝西邊備論之。國初因秦漢之舊。以綏德爲邊衛。東自葭州黃河起。西至寧夏界定邊營止。七百餘里。中間岡阜相連。有險可據。猶易爲守。自移鎮榆林。綏德官軍多徙居之。在綏德者不及什一。自是延慶之民困於遠輸。日益流徙。田多荒蕪。戶口減什之六七。而邊儲日益匱乏矣。虜賊大舉。或繇榆林東雙山堡等處入寇綏德。或繇榆林西南定邊營花馬池入寇固原等處。榆林之兵其在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則以路

遠而不能援，而綏德舊鎮則以兵寡而不能禦，則移鎮榆林者未見其為利也明矣。惟東自定邊營起，西至寧夏東黃河岸橫城堡止，三百餘里，中間皆平漫沙漠，無山谿之險，故虜賊大舉多繇此入寇，故論者多欲於此地增築城堡，募兵以守，而未易成也。為今之計，宜量撤兵卒之半，復還綏德，使守險拒敵，遏其深入，又可減省遠輸，以甦民困。其榆林及新設城堡，各計其屯田歲入之數，留兵屯守，以立孤懸之勢，而移置其多餘者，屯於定邊營

要害之地。委謀勇將官統之。寧夏亦委將官調兵於花馬池住劄。又調集內地驍健之兵。屯於固原。令原設總兵官常住其地。提督操習。各充其餽餉。如料虜將有大舉入寇之機。定邊寧夏固原三路。合兵防禦擊殺。如此雖不能使其必不侵犯。而自足以制其不敢深入。而又於平時愛養內郡之民力以固根本。可使制挺以撻胡虜之兵。而內無土崩之勢。至於守邊將帥失利。究其所繇。以行黜罰而無縱濫。使官得久任。而邊備無廢弛。如斯而已

（以轄制重深得防禦之宜）

矣若曰必使虜不內侵或欲連數百里之地盡築城堡則力有所不贍或欲置重臣總制三路之兵以抗其衝則智有所不及又欲發數十萬之師直搗虜巢滅其種類則勢有所不能皆非今日之所可行也

爲計處邊務事　陝西邊務

看得御史程啓充奏稱往年虜賊河凍則住牧冰解則北渡今乃據有其地數年于茲禍機隱伏識者寒心於時去總制以建提督議者以爲無益成敗三邊

兵馬、人各自擁、勢分力弱、不相為用、八營固原、適平隴西鳳之衝、陝西鎮巡、高居省城、遙制可否、卒然有如前日之虜、乘虛旁午、其利害得失何如、宜令陝西巡撫總兵住劄固原以扼其吭、復設總制慎選才德係天下之望者任之、俾之經畧邊務、整理兵食一節

此亦一議論

查得自永樂宣德以來、因各邊地方廣闊、每鎮差都御史一員巡撫。並無總制之名。成化十年。刑部主事張鼎建議創設總制。 朝廷特改叅贊軍務左都御史王越總督軍務。於固原住劄亦無總制之號。至弘

治十年復起王越始令總制甘涼各路邊務又恐專有掣肘就令王越兼巡撫甘肅地方取回原設巡撫

總撫並設行事必多牽制

都御史吳琛別用初無一官總制三邊之理亦無總制巡撫二官並設之例彼時王越專制一邊尚無成功自後承訛襲謬添設總制三邊官員才寬死於鋒鏑張泰卒於憂勞多無成効去年二月以兵部侍郎鄧璋陞右都御史總制陝西軍務又自江西賑濟取回以諸臣之中而特舉鄧璋可謂極天下之選又奪

晋溪筆鋒甚銳

拯溺救焚之命不計數千里往返之難乃自江西取

回可見延臣堪總制之任者無出鄧璋又慮甘肅危急恐鄧璋一人顧理不周復　命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與鄧璋頡頏行事可謂夾輔之有其人又因差總制而驟陞右都御史其職不爲不崇以一人而遙制三邊其權不爲不重自去年二月以至今日其任不爲不久而固原隴州殺掠之禍前此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繇是觀之總制之設無補於事已有明驗況鄧璋調用延綏軍馬既不能爲固原之助翻失延綏之守而巡撫陝西侍郎馮清因專任總制

難於自效無所設施鄧璋嘗虜寇内侵時勢危急之際方請于 朝欲專設巡撫于固原駐劄以分巳責奏疏未至而固原平凉巳盡被蹂躪矣傳曰閫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言用兵機會不可少有牽制

此論極確蓋總制得人

今以三邊數千里之軍務而獨禀令

其弊將略之功少牽掣之害大也

於一人臣等固知其不可也今都御史鄧璋總制失事去任未幾而復設總制以踵其失臣等若不援引故實極陳利害自此諸邊戎務互相掣肘彼此牽制將來失機誤事係于天下 國家之利害非淺淺也

況陝西套賊近已過河東行合無遵守舊制再不必添設總制官員如遇賊情重大命將出師自依常例（以今事勢不能常遣京堂故立總制以全陝付之亦時宜也）差遣事畢回京其陝西事情仍行巡撫都御史蕭翀陳璘邊憲李昆四人各照地方經畧邊務整理兵食（不立總制所患又在此處）交界地方應該會合截殺去處依律會合策應不許自分彼此互相推託失誤事機其甘肅哈密土魯番事情及也克力亦不剌等賊情就着彼處鎮巡官查照本部節次題准事理用心籌畫整飭防禦賊勢重大應調寧夏等處軍馬計議停當酌量調取悉依原

擬施行其巡撫陜西都御史住劄固原已奉有旨并總兵官趙文見在固原住劄外別無定奪

得旨依擬行

爲預防虜患事虜患

議得先事貴於預防有備乃可無患竊料北虜大勢達賊近日在於大同應州等處搶掠被我官軍追逐出境誠恐以後黃河凍合入套住牧必爲患於陜西若不早爲預處一旦有警未免失措臣等謹將預防虜患事件開陳明白伏乞聖裁內分布事宜合無

逼行延綏寧夏陝西各該鎮巡官從長再議如果相應依擬分布隄備若別有長策難拘一定徑自隨宜施行惟在謀筭預定布置得宜逆折虜謀不得深入斯稱委任如或似常玩忽以致緩急無備失誤軍機國典具存必難輕貸

計開

一禦虜當謹分布查得延綏寧夏二邊相連千有餘（此則參問土人可以得其情實）里中間必有虜衆出入要害之處及有城堡屯聚兵糧之處必須預先分布官軍在彼任劄庶便進止若

既已分布其領兵將官又須聽其自爲謀畫或遠或
近相機行事不必遥制庶所布將官得以自盡其能
合無待後黃河凍開虜賊住套春深草長勢將深入
之時將朱鑾杭雄周政劉玉分布延綏西界安邊營
等處紀世楹馮大經以次分布而東各擇便利城堡
住劄柳湧住守鎮城相機發兵寧夏地方總兵官安
國守鎮城副總兵路瑛遊擊李永定俱來清水營花
馬池定邊營高橋兒等處遇年大虜經行地方住劄
與東路參將各整搠軍馬多方哨探遇有聲息互相

傳報。不拘遠近。相機應援不許指以禀受節制爲繇故意逗遛躲避致誤軍機固原一帶地方。總兵官趙文與都御史鄭陽任劄計議防禦方畧。若趙文部下分管千總把總等官不得其人。聽各官會同舉保謀勇慣戰官員委用。軍馬數少。作急區畫議奏定奪。

一禦虜當謹徵調。查得正德十年。延綏人馬通調固原。爲因分布不定。遙制不專。以致失事。宜大遊兵。調去延綏。到遲亦未成功。合無本部今年通行宣府大同延綏三處鎮巡官。將各管遊奇兵馬。預行號令整

捌若虜不過河則延綏聽大同調用如河開住套則（觀其者頗有分合得以靜制動之宜）宜大聽延綏調用其取調之時務要查照往年事例斟酌目前時宜既不可早調坐費糧草亦不可後時失誤事機違者照依律例從重治罪

一用兵當備軍餉查得各邊主兵月糧頗勾支持但遇調兵輒稱缺乏若不預先計處倘若虜賊住套倉卒調兵糧草缺乏誤事非輕合無行移戶部查勘延綏寧夏各緊要城堡幷陝西固原等處見在糧草除勾主兵支用外可勾客兵幾箇月支用如有缺乏從

長計議差官整理預備庶不臨期有誤

為虜中走回男子供報夷情事 夷情

看得巡撫陝西都御史鄭陽奏要本部馬上差人賫文延寧二鎮鎮巡等官知會將遊奇兵馬聽從本鎮臨時會調刻期應援勦殺一節查得大同延綏地方俱隣虜境中隔黃河所以先年舊例大同延綏二鎮人馬料探賊在何處許令互相徵調相機策應若邊方萬一失守賊入腹裏在邊方者當設策以邀其歸所謂不虞之在腹裏者當整陣以遏其鋒未有無事之時先議撤

于門戶而禦之于堂室也

取邊兵退保內地之理也近年賊入山西三關大同總兵官葉椿擁兵入關尾賊之後無救於事及賊繇

撤兵尾賊不如保險截其歸路

花馬池等處入寇延寧人馬先調固原亦致失事皆徵調失宜戰守無策之所致也況都御史鄭陽既稱固原一帶每一城堡糧草不過一千餘石僅足支持主兵目前之用却又要將延寧二鎮遊奇兵馬臨期

此蓋懦怯

不諳方畧所致

調來應援揆之兵法俱有窒礙難便准從合無本部行文延綏寧夏二鎮鎮巡官查照本部節次題奉欽依內事理逐一遵依分布要害設法防禦隨宜調

遣會合策應。務使虜賊。動遭剉衄。不敢深入。久害地方。萬一虜衆突入固原徃南一帶搶掠。務要協同各路將官運謀合兵邀其歸路破其營壘以決大勝不許遥望坐觀縱其出入自縣互相推託各圖倖免重罪。其都御史鄭陽總兵官趙文。亦要遵照本部節次

正合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

題奉　欽依內事理將原有人馬并合用糧草預先整搠隄備。運謀設法。相機戰守。其賊衆多寡。出入道路。務要料探先知。與寧夏二鎮領軍官互相傳報。彼此通知。以便截殺。若寧夏二鎮人馬。四肢不强。藩籬

不固而致賊深入。縱橫自恣。陝西固原總兵巡撫官腹心無備。保障無法。而聽賊搶掠。一籌莫展。國典具存。俱難輕貸。

爲陳情乞恩分豁奏留官軍防守要害事 陝西防守

查得陝西寧羌漢中二衛官軍先年撥赴寧夏。輪班備禦。正以邊方軍少。防禦爲重。所以遠調腹裏官軍。輪班備禦。非但爲邊方之助。亦以令腹裏官軍習知勤苦。不至驕惰。如河南山東山西官軍。輪班前赴宣大備禦。河南官軍亦赴延綏備禦。至如陝西腹裏西

（腹裏各衛輪班赴邊一以均勞逸一以習戰守此制極有深意）

安等處官軍。分撥前去延綏寧夏甘肅三邊輪班備禦。俱係洪武永樂以來舊規。皆以防邊為重。限隔華夷。使不內侵。非細故也。前項正德五六年間。邊情寧息。內地草寇生發。所以建議者掣回漢中寧羌二衛寧夏備禦官軍。在於故縣設堡屯戍。以防盜賊。乃一時權宜。非謂經久不可動調也。見今北虜大營住牧黃河套內。擁衆數萬。不時侵犯。所以寧夏鎮巡官奏要將漢中寧羌二衛官軍。照舊輪班赴寧夏備禦。本部為料目前陝西虜勢猖獗。京營并別省官軍。尚當

調發併力防禦。原在寧夏備禦官軍。合當照舊督發
赴操。及西安等衛。備禦寧夏。臕班官軍。亦合查究。以
此議奏題奉　欽依督發、豈期巡撫都御史鄭暘、廢
格不行、半年之上、未見咨報、今寧羌衛指揮王問卿
漢中衛指揮王詔、乃敢故違成命、徑自具奏阻止、惟
知適已自便、不顧失誤軍機、況正德七年、新設故縣
營堡。內有掣回西固城備禦官軍。並召募投充軍人
其寧羌漢中二衛軍人。亦是輪班在彼。近年漢中地
方無事。前項官軍。中間必被指揮王問卿等。賣放歇

役。一聞調取，通同受囑，揑詞破調，所據王問、卿王韶俱合究問。合無本部行文巡撫都御史鄭陽，嚴督該道守巡官，親詣漢中、寧羌地方，查勘原額寧夏備禦官軍數內，揀選精壯堪備戰守官軍，不拘數目，定為秋班，照舊選委指揮等官管領，定與限期，督令赴寧夏鎮巡官處交割聽用。其餘選定春班，聽候明年凍開哨探虜賊。如不過河，一體赴邊備禦。如賊已過河東，照正德七年例，存留本處故縣營堡防守，不必赴邊。

此處更見咨阪

陝西甘肅類序　甘肅

甘肅者。甘州肅州也。甘州在漢爲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發羌降者。宋爲西夏所據。　國朝置甘州五衛。後命將鎮守。肅州漢初爲匈奴昆邪王地。後降漢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酋通路。宋爲西夏所據。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開設肅州衛。後命將分守。甘肅在黃河之西。故又曰河西。禦戎得失。莫詳於漢史。而屯田便宜莫善於趙充國。可以爲萬世法者也。哈密夷人在肅州之西千里許。永樂間封西夷酋長爲忠順王。

此論最切根本

賜以金印。令居哈密。羈縻西域諸夷。通貢往來。弘治五年。忠順王陝巴。爲土魯番擄去。哈密城失守。命侍郎張海往經畧之。海至彼。上言西夷不可征。來則撫之。叛則拒之而已。 朝廷用其策。事果寧息。弘治十一年。土魯番送回陝巴復立。辛子速壇拜牙即襲封。正德八年。棄國走入土魯番。土魯番人據哈密。遺書欲寇肅州。因而要求厚賞。廷議差官整兵以待。所求賞賜。事出無名。不可輕與。不意

江會州論哈密事說晉承慢而欲想欲經界之策爲長

洮使者欲邀近功。遣哈密都督寫亦虎仙等。齎幣

二千直遣虜庭講和。更許增幣。取回金印。虎仙等未回。而奉使者已還朝。不得如約。遂啓土魯番侵犯肅州之禍。宋史云和在彼則和可久。和在我則和易破。豈不信哉。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斯之謂歟。今欲守甘肅之地。得便宜之術。舍趙充國吾未見其可矣。

爲增兵要害以禦番虜事　　番虜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等奏稱。鎭羌堡及岔口堡。相去衞所窵遠。按伏官軍。勢孤力寡。番賊不時刼

奪殺傷要於莊浪涼州甘州三衛選撥官軍一千六百員名改調鎮羌堡備禦分為兩班一年一換設指揮行都指揮事一員專在鎮羌住劄操守內撥三百名調千戶二員承總領班於岔口堡按伏仍借給官錢採打木料修蓋營房二百間官廳一所及於本堡添設倉場官攢鑄降印記合用粮料草束於民運屯田秋青草內量數改撥上納等項情節蓋欲增兵要害以禦番虜不為無見若果無碍未必無益但要分莊浪等處官軍前來二堡防禦雖稱從宜量撥其莊

浪等處官軍，未免因分寡弱，況事干創始，修營撥糧，勞費財力，恐難輕舉，查得近年肅州西路添設遊擊將軍芮寧，分撥永昌等衛官軍二千員名管領，該巡按御史馮時雍奏稱不便，本部覆奏行文李昆等勘得前項新添遊擊，勢分力單，相應裁革，今若又於莊浪涼州甘州三衛分撥官軍一千六百前去鎮羌岔口二堡防守，亦又事體紛更，人難遵守，合無本部行移都御史李昆等從長計議，如果鎮羌岔口二堡地方番賊不時出沒，搶擄人財，阻隔道路，量撥官軍，統

領按伏相機截殺候番賊知懼不敢出搶即便照舊不必分定數月歲以為常以存莊浪等衛之兵勢以省鎮羌岔口二堡之勞費臣等又議得增兵積粮以備戰守最為有理但增設太多難為供給及分舊兵多刻城堡雖似處處有備其實兵分勢弱難禦大敵（分兵各口備多力弱最為守邊下策）查得遼東宣大延寧甘肅等邊先年止設大鎮及十分要害去處方設城堡後因節年差去官員計慮未審往往建議增置城堡分軍召募以致勢分力弱一遇虜賊大舉不能防禦原額供邊粮草不勾歲用處

處告之軍士多逃本部不次因事議奏不能阻止嘗考宋仁宗時陝西總管鄭戩城洛水以通秦渭援兵尹洙以為前此屢困於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奏罷其役鄭戩論奏不已復城洛水尹洙改官韓琦是洙議亦外補史臣惜之自古大政議論未定於朝廷而能行於外邊者未之有也合無本部通行各邊鎮巡等官今後務要循守舊規修其廢墜遇有軍情相機調發互相策應不許創立新法增兵置戍罷敝中國其近年新設城堡有因事勢難行日久未完

雖則守禦情有可賊之勢若城砦多而見兵少則不足以一戰反至召寇矣

通達國體之言

者即為議奏定奪不必拘執原議

為傳奉事　　番虜

查得前項先年撫處土魯番哈密事例自洪武永樂以來至弘治五年並無發兵征進土魯番緣繇至弘治六年始差侍郎張海都督緱謙前去只是會同彼處鎮巡官講求安攘方畧亦無用兵弘治八年止令彼處鎮守太監陸誾總兵官劉寧都御史許進議差副總兵彭清就調本處漢番兵不過二千三百員名征進哈密止殺其占住回賊數十人其首惡牙蘭亦

序次前事殊為分了

未曾得。因無粮草。難以久住。晝夜奔回。喪失亦多。未足言功。其後閉關絕貢。事自寧息。正德九年。謀臣不考故實。輕主用兵。既設總制右都御史鄧璋。又設總督軍務左都御史彭澤。既差戶部郎中張鍵。賫帶銀兩蘭州糴粮。又設戶部侍郎馮淸。專在陝西督理甘肅軍餉。遠調延寧人馬。專爲過絕土魯番夷。克復哈密。及勦逐亦卜刺等賊。不意亦卜刺等賊。返過河東。搶殺洮岷。土魯番夷。雖稱獻還城印。忠順王未得復立。會延寧有事。乃議掣兵回救。其土魯番夷。理勢既

難加兵方議加賞撫處邊情重務前後異議而又委任不專事多推諉以致番夷請求不遂陰懷怨懟節次番文大意皆以不饋原許段子一千五百爲詞啓（此晉溪與彭澤不合之一端也）釁納價事實有繇今土魯番既已率衆侵犯肅州殺死遊擊將軍芮寧揆之大義似難再與賞賜示弱求和若欲似前調兵又恐延寧地方虜賊窺伺乘機深入顧此失彼況即今陝西臨鞏甘肅等處地方災荒軍民十分貧困倘若償運糧草督責嚴峻必致激變地方合無請

勅見差太監張永都御史彭澤總兵

官郤永上緊前去甘肅督同彼處鎮巡官處置粮草賑恤軍士振揚兵威撫馭屬番運謀設策相機戰守如土魯番賊已回照依成化弘治等年事例閉關絕貢不許往來若復來犯邊可戰則戰毋輕舉夫利不可戰則盡力固守以逸待勞彼當自遁各官起程之日經過官司密切挨查土魯番差來貢使人等如遇（具見）（擒縱方畧）在彼從長計議或就所在官司設法拘留或帶去陝西羈管具奏發落務在處置得宜毋或疎漏致有他虞各官到於甘肅詢訪本邊故老料度彼處夷情如

果土魯番兵力强盛。蓄有異謀。勢將深入。奪占肅州。不能固守。徑自從宜取調甘凉莊永等處官軍。協力戰守。如甘肅本鎮官軍。力不能支。方許查照附近甘肅地方。以次徵調。若該調寧夏延綏二鎮邊軍。必須會知延寧鎮巡官。查勘本處聲息寧息。方許酌量起調前去應援。若輕易調發。到彼不用。失誤本邊防禦。咎有所歸。各官旣奉　上命。經畧處置。遠夷事情。務在同心協力。謀慮精審。應施行者。許令便宜從事。不可猶豫不決。展轉具奏失誤事機。應具奏者。仍須火

速奏聞　朝廷自有別處。再請　勅三道。就付各官齎捧前去。宣諭赤斤苦峪哈密三衛夷人都督令其照舊內附。堅守臣節。毋或被其逼脅。黨逆爲患自取滅亡。仍各量加賞賚固結其心使三衛結合互相救援及隨從我軍。併力戰守。有功厚加賞賚。其餘屬番一體設法撫馭。毋致叛逆生變其阿尔禿廝亦卜剌等殘賊。尤須嚴加防禦。毋致乘機與土魯番應合。大擾地方。各官務候事寧之日。方許具奏回京。

爲賑撫番達保固藩籬等事　賑撫番達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等奏稱甘肅二處並無預備夷人賑貸口粮之數肅州舊關口粮夷人三百餘數所乞口粮牛種夷人計以千餘若不從宜撫賑有失衆心乞　勑該部計議粮米應於何項粮內暫且支給段布應於何項銀內暫且支買候哈密稍寧麾之使去又要審訪各種夷人擇其驍悍難過渠魁數百人各帶家小取調甘州及山永涼莊之間羈住令其隨軍關支口粮以分其勢事寧照舊發遣等因

又看得巡按甘肅御史胡春奏稱肅州見在倉粮料

止有八千餘石月支已不勾用若將夷人羈留養贍恐愈不敷又慮地方兵寡力弱夷勢衆多必須早爲計處庶免後患乞　勅該部計議憐彼犬羊不與計較收留安插暫給口粮候回賊稍寧仍發該族住守或分散河西十五衛所量撥地方安插造册支粮遇警調用等因臣等議得自古聖王之治天下詳內畧外謹中國之防嚴華夷之辯自晉內徙五胡遂亂華夏我　朝鑒前代之弊建衛授官各因其地姑示羈縻不與俸粮貽謀宏遠萬世所當遵守者也近年廵

二議似此爲長

此即漢置屬國之意名論不易

奚自擊夫不難

撫甘肅都御史趙鑑奏要動支布政司官銀貳萬兩賑濟番夷臣瓊時任戶部議奏恐啓無厭之求為將來之累竟寢不行今都御史李昆等因見地方事勢危急不及遠慮暫准支粮以繫番夷之心及見粮盡無處事勢難行方纔會奏於何項粮銀內支給查得甘肅一鎮官軍歲用粮餉往往不敷豈有別項粮銀可以常久支給但各官既以准給召集歸附若不從宜善處遽加阻絕必生激變為患地方合無本部行文交與李昆將見在歸附夷人選委的當官員明白

曉諭大意謂爾罕東等衛屬番自來俱是自種自喫不納粮當差原無支給官粮事例近因土魯番侵犯殺害爾等離失故土鎮巡官憫念爾等遭難從權賑濟不為常例今土魯番賊聲言復來沙州姑容爾等附近安插爾等宜各自為生理不可專倚官粮過活見蒙　朝廷差侍郎楊旦賞帶銀兩段疋絹布前來專為預備軍餉亦為賞勞爾罕東等衛效順屬番之用今遵原奉　欽依酌量頒賞爾等俱要感激　朝廷厚恩管束部落選定驍勇好漢聽候土魯番來跟

隨殺賊有功重加賞勞待土魯番遠遁爾等各回舊土安住以後口糧俱難按月支給務要示以大義恩威並用處置得宜不可輕許安插河西甘州山永凉

不許安插內地是以久長之計

莊等衛致啓禍端其合用賞勞屬番銀兩段疋紬布仍與侍郎楊旦公同計議動支既不可太濫虛費官錢亦不可刻悋致生嗟怨事畢造册奏繳查考本部前擬事理或有未盡聽各官便宜議處不必拘執本部原議惟在事體停當地方安妥勿或鹵莽誤事咎必有歸及看得各官奏內開稱土魯番速壇滿速兒

留下五六百人，在沙瓜州住着，要到七八月，多收拾人馬，復來漢人地方做歹一節，先因本部料度土魯番夷雖是暫退，恐有舉衆復來之情，以此節次議奏，令總兵官御永統領寧夏勁兵，於附近甘肅地方住劄以待其變。未蒙 俞允，已將御永取回，軍回本鎮。萬一速壇滿速兒果如奏詞，秋後復來侵犯肅州，勢必愈强。寧夏官軍路遠，一時難調，不無誤事。合無行文李昆作急與史鏞許宣陳九疇等計議，整搠軍馬

○土○魯○番○侵○擾○屬○番○而○效○其○心○正○當○

十分嚴謹隄備，見在兵寡力弱，聽於歸附屬番内挑

選精銳好漢編成隊伍。臨用之時。給與賞賜月糧盔甲器械。聽本處領兵官約束。防禦土魯番賊。併力勦殺。有功厚加賞犒。事寧各回本族。中間事宜。亦聽各官便益施行。

為大彰天討以除非常虜患事　虜患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鄧璋奏稱虜中走回男子蒲芳等、報稱速壇滿速兒與頭目說打造盔甲收拾人馬、漢人若把朵撒恰放出來時、我也不和他作反、若不放將我每再往肅州搶去、及亦卜剌人馬約有二

處置哈密事宜。前項議處節次通行外。今都御史鄧璋。不鑒覆車之戒。又欲仰永前去提督軍務。並調延寧人馬。逐剿土魯番并亦卜剌阿尔禿厮賊寇。令戶部計處銀餉。及另添都御史一員巡撫。不思土魯番係絕域遠夷。無可征之理。亦卜剌等賊遁於強虜。不敢出邊。無可滅之期。北虜在套。延寧人馬。不可輕調。戶部經用告竭。難於計處。及查大同遼東湖廣巡撫

提督兼巡撫行事。若為督使。尤濟之論。固得之矣。但鄧巡撫才畧似未能

都御史。俱兼贊理軍務。兩廣總督軍務都御史亦兼

此事首從為本兵。何以輒用此人耶

巡撫。弘治年間。都御史王越總制甘涼等處軍務。亦

兼巡撫原任巡撫甘肅都御史吳琛取回。原無提督巡撫二官並設之例。所據前奏俱難准擬。合無本部行文都御史鄧璋。務要遵照原奉　勑諭。并本部節次議奏。及會官計議題奉　欽依內事理。逐一看詳。欽遵奉行。凡事務在慎重詳審。不可任情輕忽。處待內外鎮守官員。俱遵舊規。協和計議。開誠布公。先國家之急而後私情親僚友之交。以絕壅蔽棄小過以存大體。去崖岸以收人心。原議處置土番事情。應具奏者會議停當。上緊奏請定奪。其本鎮合用兵粮

（此亦邊臣所當留意）

就於本鎮及常例內區處應用。屯兵積蓄爲經久之圖斯稱委任。

得 旨俱依擬

爲專捕盜處民兵以袪民患事 民兵 捕盜

看得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許完所奏捕盜當有專官等三事、不爲無見、理合開立前件、議擬明白、上請定定奪、具題奉 旨准議、

計開

一捕盜當有專官、前件、看得所言要添設捕盜官一

節查得節年添設捕盜官員俱係一時權宜事寧俱當裁革其原額數目官制已定係干　國初創立制度難擅改議但要任人之意誠爲有理合無行移巡撫河南都御史將教閱民兵緝捕盜賊一事專責各（教閱民兵當責州縣正官若委佐貳止以需索乾沒了事而已）州縣掌印正官提督整理選委佐貳相應官管領操練如佐貳缺官及無相應官可管正官帶管捕盜官不必通設其所奏查考功過轉陞及選用巡檢一節合咨吏部查照施行

一民兵不宜太濫前件查得爲陳愚見祛宿弊以安

軍民事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璵奏本部議得我
朝舊制自京師以及天下設置衛所編充軍伍幾至
百萬令州縣百姓供給糧賞計天下田租之入大半
軍制既壞便是逐廢虛弱之本
供軍專為防姦禦侮軍以衛民民以供軍未聞軍衛
之外復有民壯之設也自正統十四年軍伍消耗邊
情緊急始議召集壯勇以自護衛蓋一時權宜之計
非有人經濟人恐不能復振起軍政矣
事寧之後即當罷革民兵以示休息修明軍政以復
舊規而年復一年因循未改至於給事中孫孺建議
選民壯以振天威本部先任官依擬通行天下照里

編僉民兵之害，遂流至今言者屢欲查革，而本部因
襲俾改，終不能救，今御史楊珊奏言，臣等不敢忽處，
合無通行各處巡撫巡按官，查勘但係弘治七年給
事中孫孺奏准新設民壯，通行革罷，與民休息，不許
再行勾擾，其弘治七年向前原設機兵民壯，及山西
陝西等處原議備禦各邊民壯，俱照舊存留，本部議
擬未盡事理，悉聽撫按三司官從宜施行，等因，正德
十年七月十一日題奉　聖旨這民壯還照舊行欽
此，今御史許完奏稱河南民兵不足爲輕重，深爲民

害反覆辯論。利害明白。正與御史楊琠。并本部查議事理相同。今若固守給事中孫孺之淺識。不從御史楊琠許完之至論。稍爲釐革。誠恐百姓困苦逃亡日衆。臣等於心實所不忍也。

民兵固有貴所但有司不能撫恤追呼紛擾爲害耳

合無本部行移巡撫河南都御史李充嗣。查勘河南所屬州縣見在機兵民壯。除原設有者照舊存留外。但係弘治七年給事中孫孺奏准添設民壯。盡行革罷。與民休息。雖係舊有。中間里分有多寡。民力有貧富。應多設而或少。應少設而或多。如御史許完所言。聽其從宜損益。務使民力

節省緩急得用。囬奏查考。

一替役當有常期前件。查得先爲乞明編僉民壯事。該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何鑑題稱。民壯之設。專一守護城池。遇警調用。有司官吏。直待消乏更替。乞將民壯俱准十年一次審編但有年老殘疾病故等項俱准僉換。不必拘其消乏等因。該本部議得。自弘治十二年爲始。毎十年通行查審看驗一次。中間但有年老殘疾病故人丁消乏等項。悉與僉換。若本戶見有壯丁十名以上家道殷實。仍於本戶內僉取壯丁

更替再當一輩事故之日不許再於本戶內僉補其十年審編之時分巡分守并府州縣正官務要親臨逐一查審照依黃冊次序將丁糧相應之家從頭僉替毋令下人作弊獨損貧民果係仕宦之家并軍匠灶籍比民量加優免中間果係正統景泰成化初年應當到今者如是告要更替查勘是實亦與僉換等因弘治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

令御史許完奏要將民壯或五年或十年通爲僉替查有前例見行蓋是有司奉行未至以致負累合無

本部備咨廵撫河南都御史李充嗣查照前例遵依施行

四川類序　四川

唐時吐蕃入寇至長安代宗出奔陝州郭子儀擊之遁去今四川松潘番賊是也朝廷即其地屯兵拒守雖無深入之患而時肆摽掠邊鄙受害轉輸供餉全蜀病焉必欲使其畏威遠遁不敢侵犯非食足兵强有以制之惡能然哉且環蜀之境皆蠻夷如酉陽播州天全之類　國初皆置土官以覊縻之惟敘瀘爕蠻未曾置官屢

爲邊患若松潘敘瀘二賊並侵則調兵給餉尤爲難也正德四年冬盜起東鄉不過三五十人有司不早撲捕積至數千又匿不以聞是時番蠻少靖而盜至數萬民墜塗炭逾六年始平適瑣改兵部覆奏諸臣功過深究初起隱匿之罪而寬後來失事之罰厥後番蠻侵擾守臣不敢匿調兵征剿雖互有得失而不至大舉深入蹂躪內地又奏令憲臣巡行郡邑禁止科害撫安軍民以固邦本蜀之爲蜀庶幾其小康也

若能如此盜賊何踪而滋蔓

爲飛報番蠻攻撲城堡事　番蠻

看得巡撫四川都御史馬昊奏稱會議得松潘番情、先將首惡端竹白等剿除以舒目前之急、然後斟酌事勢、應否添處兵糧以圖大舉、似爲有見、况張傑先已動兵、使不乘此殄滅、將來糾衆攻破各堡、阻截東路、恐難救藥、臣等議處太監王保、護守會城、總兵官吳坤、量調酉陽天全并新達等州縣成寧黎雅等衛所土漢官軍二萬餘員名親入巢穴會同副總兵張傑等、分布相機、併力戰守、合用糧餉及犒勞銀牌牛

酒等項、各官議擬停當、速行督糧參政孟醇、分守布政華璉、叅議張澤等、分投催儹空運、若端竹白等既平、其餘稔惡不悛、自起驚疑、師方退還、禍即旋踵、必須限以歲年、調集兵糧、陸續困剿、務期平定、所慮兵戈動舉、全蜀安危所關、實非細故、乞要本部將用兵進止機宜、再加會議、擬奏裁處、示下遵奉撫剿及行巡按御史隨軍紀功、除一面先發成都等衛官軍二千員名、及動調客兵儹運糧米協謀幹理、然兵難遙度、事變不常、候臨期或有重大者、另行奏請定奪等

因又看得奏內開稱會勘得松茂疊溪一帶關堡設在諸番巢穴之中自弘治正德以來番賊殺死居民不下三四百餘人被虜者不下千計。提督都指揮等官因失事問擬降級充軍等項非止一人弘治十七年。曾

命都御史劉纓調兵征勦。各番畏懼聽撫兵止不征。自後番賊攻堡殺人守堡官軍或殺一番〔如此安得不〕便問擅殺激變之罪或折一軍即加失機誤事之罪〔使諸番生心〕各官垂首喪氣只得順情撫處以此各番倍加猖獗求索無厭少不如意攻堡殺軍阻路劫掠為惡萬倍。

又將旗軍百千餘名。借討做工。凌辱累死指揮范剛等七員將俸糧送與番賊買和。俱各餓死事發又問甙減軍粮之罪。守堡指揮張瑞見被拘留等情。臣等反覆參詳其說。仰惟我　祖宗朝於番夷巢穴之中。設立關堡。屯兵戍守。（如前代護羌校尉是其類也）惟欲限隔華夷以安生民若其聽撫。固當懷之以恩。如或攻堡殺人。即當懾之以威今松茂番賊種類日繁。勢漸彊盛。居民被其殘害。官軍被其殺虜。南路關堡。奪占過半。若再因襲舊弊。姑息不處不惟守邊官軍。受害不堪。抑恐松茂失守。內

地因而擾動。今既該四川鎮巡三司等官會同計議，其不可已，中間處置，又各周悉。內馬昊又能身任其事，素諳戎務，委用責成，必不敢負。但兵難遙制，事在專委。合無請

勅一道，就令差來人賫回交付王保馬昊等，悉依原奏會議內事理，調兵集糧，運謀征剿。若端竹自等既平，其餘果能畏服，一面隨宜安撫。一面設法運謀，調集兵糧，陸續困剿，不拘限期。凡事必須隨宜而行，不可拘執原議。惟在處置得宜，使內外安靖，斯稱委任，

爲傳報逼近地方虜情事　四川虜情

看得巡撫四川都御史馬昊等奏稱正德十三年十一月十一等日達賊約二三千又來松潘境外地方搶殺人畜議得四川自　國初以來不曾聞有達賊今一旦傳報熟番驚疑邊人惶懼等情查得前項甘（虜入川中蓋始于此時可以備考）肅海西地方住牧達賊因正德九年都御史彭澤調兵驅逐遂奔四川彼時鎮巡官急報請調延寧人馬防禦本部緣此議舉參將張傑陞副總兵專一防守松潘而以副總兵帶管總兵官事吳坤充總兵官專

一鎮守四川凡此皆因甘肅達賊奔犯四川邊境故特爲之區處非無因而濫設也今馬昊等奏稱四川自來並無達賊到彼以致邊人驚惶見今松潘用兵敘瀘等處又僰蠻作亂吴坤與馬昊分任其事尚慮不周議者乃欲革去鎮守四川總兵官不知當此倉卒地方大事責之何人合無本部行文馬昊等務將所奏達賊擾邊事情從宜議處設法防禦或撫調熟番併力外攘或乘其事變以夷攻夷惟在保安邊陲不必遠事征討仍將議處緣繇回奏查考

能令番夷自相攻擊即爲我之深利

南贛類序 南贛

江西之南贛。福建之汀漳。廣東之部州。湖廣之郴桂。其間深山大谷。綿亘數千餘里。獠猺居焉。時出剽殺。民被慘害。故不得已而用兵。非喜功也。若北鄙匈奴犬羊桀驁。非王化所易懷服。故先王置之度外。苟必事征誅。則有嫌於窮黷者矣。然自昔以來。處猺患者。初則姑息。專務招撫。及養成巨患。勢極侵凌。然後調兵聚糧。從而討之。往往勞費不貲。而貽禍無已。其於民生政理。蓋漠如也。惟王公守仁。夙蘊忠誠。深得治猺之道。履

任之初。圖上方畧。朝廷從之。遂能威震百蠻。而恩及四鎮。厥後卒藉韓兵之力。以戡寧藩之亂。書生用兵如守仁者可多得哉。眞天下之奇才也。使（晋溪能推賢如此）居司馬統六師。必能運籌決勝。以平四方。不但身親戰陣。立効一隅而已。

為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　賞罰

照得近年各處盜賊生發。所在官司。往往隱匿不行奏報。以致滋蔓難制。却又倡為招撫之說。長奸縱惡。莫有衷息。及平招降復叛。乃至動調京邊官軍。始克

平定，勞師費財，不可勝計。今都御史王守仁，反覆論辯深切著明，具見本官有用之學，濟時之才。及照昔因江西南贛二府，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雄惠州潮州韶州四府，并湖廣柳州四境相接之處，素爲盜賊淵藪，數爲民患，不可盡除，比之尋常盜賊，迥然不同，以此議奏特設都御史一員，兼治四省地方，雖以巡撫爲名，實則提督軍務，是以原奉 勅旨，民情事務，不必干預，然以巡撫爲名，而不與民事，以禦盜爲職而不得兵權，故官雖設而職難盡，民受害而盜未息，

新建易延撫爲提督以兵得成其功晉溪居中覆行之力也

不如不設此官專責各省巡撫官之爲愈也是今彼處盜賊幾至數萬殘害地方已調兵會勦雖嘗擒殺未必能盡大兵一退必又嘯聚王守仁所奏前事皆有明驗若不責成此官假以兵權申明賞罰誠非久安長治之術也合無請

勑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照提督軍務文臣事例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照依原擬徑自便宜區畫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拏問發落如遇盜賊入境刼掠即便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

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
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
聽斬首示衆。其陞賞事宜。除征剿流賊事例。先已奏
革外。若南贛郴桂等處斬獲賊級。聽本處兵備副使。
會同該道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
造冊奏繳。查照南方剿殺蠻賊見行舊例。議擬陞賞
正德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具題、
得　旨俱依擬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一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單恂質生參閱

王晉溪本兵敷奏

王瓊

江西類序 江西

當今流冦縱橫亦繇其始不能撲滅以至支蔓

盜賊初起則易滅勢已滋蔓則難圖此必然之理也正德間江西姚源華林諸處頑民恃險爲盜有司專務姑息招撫遂至釀成大患殺死方面官剽掠郡縣 朝廷命都御史陳金

治之調廣西狼兵始得撲滅後賊復起命都御史俞諫同巡撫都御史任漢處置或剿或撫議持兩端久而益熾卒之遠調保定達軍及遼東邊兵往征始克平定江西用兵前後連五六年勞費無筭此勢已滋蔓難圖之明驗也厥後徐九齡賊起兵部議奏乘其勢未猖獗急督捕之不數月擒斬盡絕此盜賊初起易滅之效也然欲所向除患未然非素假之以權則亦不能成功我 太祖高皇帝親經百戰深知兵機不可牽制遲緩所以律條明

載若（將措假輕擾轉中懼便失事機）遇草賊生發許乘機調兵襲捕雖非統屬亦許互相策應及申報軍情互相隱匿不速奏聞因而失誤軍機坐以斬罪皆謹始之法也自徐九齡後本部申明隱蔽之禁假借便宜之權江西盜賊遂得止息及寧藩叛逆不待天兵下臨江西之兵自能平之而禍不遠延豈非申明律禁兵權素得（晉溪此功亦不可沒也）所託而能速致成功如此哉

為地方事　盜賊

臣等參照江西巡撫都御史俞諫并都布按三司府

縣衛所經該官員，俱以凡庸，濫膺委任，有地方之責者，猥瑣闒茸。而撫字不知，受總領之寄者，因循玩愒。而統敘無法，彼處賊情，給事中徐文溥奏稱，姚源之賊，未嘗遭挫畏懼。衣食不繼，必思刼掠，乞要查訪劉暉功次，有無欺蔽，將都御史俞諫，仍留廵撫，廵按御史曹倣，奏要密行訪採處置，本部自去年十二月至今，節次奏奉欽依，行下剿捕，已過半年，而各官若罔聞知，直至今年五月徐九齡遁走，與醴源賊首類曰春等合夥殺人祭旗，勢甚猖獗，方纔奏來，及奏稱

知縣周廣等與該府官申稱徐九齡招撫安插不致爲非不見將各官拏問隱匿誤事情罪所據各官俱係互相隱匿軍情重事律該重治及照近年以來爲因所在官司隱蔽賊情不早申奏捕滅以致滋蔓荼毒生靈動調軍馬耗損錢穀靡費萬計其隱蔽之人（此外吏之積弊）因循姑息未及查究以致各處倣效互相隱匿恬不知懼如徐九齡等弘治年間爲盜至今及攻打奉新縣燒房建昌縣關知勸回并去年讐殺民人宋禹三等事情遠處之人尚且聞知慮恐釀成大患而江西

官司並無奏達跡其存心惟欲延玩以逭已責不爲忠謀以弭大患罪狀已彰實難輕貸伏望

皇上斷自宸衷特

勅巡按御史徐讃查勘明白分別情罪輕重上緊具奏定奪不許仍前遲延仍請

勅切責巡撫都御史俞諫等俱受

朝廷重託鎮撫一方不能宣布

恩威潛消奸宄臨事寡謀惟圖僥倖優游不斷首鼠兩端致盜蝟起猝難撲滅論法即當械送京師明正其罪但係緊關用人之際姑令戴罪速會三司官計議選委本省內謀勇官員不拘文武職銜

詞理嚴斷足以振起積習

官秩崇卑。會合剿捕。務要謀慮精審。計出萬全。罪人速得。地方早安。如或各賊奔逸出境。勢已窮促。聽其晝夜襲擊。毋致遠遯。亦不許輕率無備。致墮賊計。如有成功。不惟准贖前罪。尚有功賞別議。若或不自悔悟。致成大患。國典具在。噬臍難及。本部議擬未盡。及干係重大事情。星馳具奏定奪。本部仍通行南京湖廣浙江南直隸兩廣等處鎮巡官員。嚴督三司守巡兵備等官。但係通連江西水陸道路。嚴加把截。設法擒捕。遇有江西殺賊官軍到彼。會合策應。供給行

各自守境。使其不至越逸。則易於撲滅。不然。即有近日流毒之禍。

粮料草。不許自分彼此以致徐九齡等越過逃走。一體參究。罪不輕貸。但遇賊到。隨即依律申奏。不許隱匿。

為公務事　征勦機宜

看得御馬監太監畢真奏稱先年都御史俞諫巡撫南贛等處。一遇有警。會同鎮守太監黎安勳調人馬　卯此見俞之不能矣

今都御史王守仁。不行會同鎮守太監許滿。誠非舊規。乞要請　勅前去。會行所屬地方。凡遇征勦。遵照舊例以便行事一節。先年為因廣東湖廣福建江西

四省交界地方賊情各該鎮巡官員不能遥制以此議設都御史一員專在汀贛二府住劄凡事許徑自區畫便於剿除盜賊也其都御史俞諫巡撫南贛之時爲因江西腹裏流賊生發事有相干以此會同江西鎮巡官計議行事近日都御史王守仁征剿南贛地方强賊以此不會江西鎮巡官今若將南贛地方盜賊事情又欲會同江西鎮守太監方纔施行彼此牽制坐失事機不如將提督南贛都御史革去止令

論事透用筆勁可謂不畏强禦

江西鎮巡官自行之爲愈也况鎮守江西太監原奉

勅諭行事。自有舊規。並無另請　勅書會同南贛都
御史事例。若准所奏。鎮守山西太監該請　勅會同
引兩邊同體事以折之
巡撫大同都御史鎮守陝西太監該請　勅會同巡
撫延寧等處都御史。係干體統。决難輕准。合無本部
行文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今後遇有江西湖廣
廣東腹裏地方盜賊嘯聚。應該會合剿除。或動調腹
裡府衛州縣軍兵錢粮。應與各該鎮巡官會議者。仍
照原奏　勅旨計議而行。其南贛地方。一應軍機事
務。遵照節次題奏　欽依事理。徑自區畫施行。不許

推託，因而失誤軍機，罪有所歸。

得　旨俱准行

為嚴操備以固江防事　江防

看得南京守備太監黃偉等，會同守備成國公朱輔、協同守備西寧侯宋愷，叅贊機務兵部尚書喬宇，將給事中孫懋，建言嚴操備以固江防六事，開立前件議擬明白，及稱給事中孫懋所奏，查照都御史王守仁提督事例，重加委任一節，未敢擅擬，伏蒙　聖諭，今臣等還再看詳了來說，臣等謹將所議六事，看詳

明白、各又開立前件、議擬明白、合無行令各官逐一舉行、各另回奏、不許虛應故事、臣等又詳議得都御史王守仁、係差出在外官員、可以專制行事、南京操江都御史係在京官。已加有提督名目。同事者有武職大臣。比與王守仁事體不同。況有內外守備重臣。并參贊機務本兵大臣。總統留都重務。其操江都御史難以獨重其任。合無請　勅一道、齎付南京內外守備黃偉等、并朱輔宋愷及專管操江南和伯方壽祥、提督都御史劉玉、將各營軍馬、整點揀選。如法操

練。沿江上下一帶。專責方壽祥劉玉設法督。委巡船操江職掌止沿江巡汛地分而不能控制精軍遇捕雄劇此于事亦爲輕認定地方。輪流住泊。往來巡哨。遇有賊情。一面截殺。一面飛報黃偉等。量事輕重。斟酌隄備。巡船官軍。敢有失於哨報。以致失機。比擬望高守哨之人。失於飛報。以致陷城損軍者律坐以斬罪。若所報聲息重大。先將原設操江官軍。今方壽祥等統領。相度江津要害去處。設法拒守。隨行大小教場。并神機營官軍。整點應援。務使南京內外軍民沿江屯堡保固無虞。斯副重託。仍將防禦方畧預先會議停當操演教習。大

振軍威。臨期火速督發布置，不至張皇失措。如或故違，致有驚擾，國典具存，必不輕貸。

計開

一擇將領。前件，查得南京衛分軍職數多，各營該用把總數少，似不乏人。況查無外衛官調註京衛聽用事體，擅難起例。合無行移南京兵部，查勘南京各營把總有缺，如果京衛官員缺人推用，不拘常例，訪舉外衛相應官員，具奏行取，定委把總，聽於京倉分俸關支養贍。事故，徑回原衛，不必註調。

一揀兵卒前件合無照正德七年例行移南京兵部會同內外守備等官再行揀選精壯官軍先儘新江口官軍補足以備調用將選過軍數回奏查考其要優恤官軍一節緣軍人不得飽衣煖食豈能殺賊誠當優恤但天下軍人應得月糧并賞賜冬衣布花俱有定制難便增添合行南京戶部將各軍月糧布花務要依期支給按期支給于國不費於軍有益各沾實惠及行巡倉御史嚴加禁約不許管隊人等冒支侵尅如遇下教場比較弓馬內有騎射精熟或武畧過人者聽提督操江都御史公

同操江武職大臣。量加賞犒。以來激勸。合用銀兩。於南京兵部收貯無碍官錢內動支。造冊查考。其各軍住宿窩鋪。既稱舊有損壞。合行南京兵部委官會同南京工部委官。依擬修理添蓋。亦要回奏查考。不許視爲虛文。

一利器用、前件、依擬驗看退換回奏查考外、有江上應用火銃弩弓等項、聽提督操江都御史等官從宜修置應用、

一備船艦、前件、看得大戰船止有三百四十隻。又五

年一修十年一造却額外添選主事一員專管修造未免官冗事少況南京各部事簡原設部屬官自可兼理及造船不完不在無官專管多因缺少物料及議得先年置造戰船軍多船大專為江中迎遇大敵

（水兵數少不成軍額所以徒為迎遇之用）

之用今南京操江官軍數少止可兼習水步戰陣把

（無須糾造大艦操江誰在此也）

截江津要口保障京城斯為得策若多造大船軍少不勾禦使又不可離京遠巡豈不徒費無用所以近年會議不必多造大船多造巡船以便巡哨誠為有見合無行移南京兵部會同南京工部各委屬官一

員先將巡哨船一百隻修理完備揆定官軍委官管領操演水戰仍定與地方令其輪流住泊往來巡哨遇有賊情一面飛報守備參贊操江等官會議發兵沿江立寨拒守一面相機截殺若有前項巡船軍人不習駕船將正德六年招募壯勇水手查取充補照例給與口粮事畢之日即將修過船隻數目撥過軍人水手姓名回奏查考其大戰船待後有料另議選補

一濬河港前件合無行移南京兵部會同南京戶工

二部計議、如前項應修巡船一百隻、見缺物料、准於
巡倉御史發下寄庫銀內量支楱辦物料、修理完報、
其餘依擬雇夫挑濬施行、工完之日、回奏查考、
一教水習、前件、會無行移南京、照依前擬查取正德
六年奏准雇募壯勇水手應用、如已放回、行操江都
御史依擬召募收發教習、照例支給口粮工價、回奏
查考、

爲年例派馬數少額外兌馬數多乞議處事 馬匹

查議得北直隸河南山東南直隸百姓養馬、正統十

四年以前、每年派取備用馬二萬匹、後因累民、弘治三年會官議准、每年止派一萬匹、因不勾用又改每年派取本色折色馬共二萬五千匹去年至今陸續兌過馬五萬八千七百餘匹、馬已兌盡、今欲比上年加數派取、緣上年派取馬二萬五千匹、百姓艱難尚且追徵不完、今若再加、愈致拖欠逼迫逃竄、欲差官四散收買、見今已發銀十八萬兩、各處收買未完、難以再買、况原收馬價銀兩陸續支給將盡、無銀可支臣等若不查明舊例、撙節查考、實是計無所出且如

四衛勇士。舊例太僕寺關馬。倒死二次者。不許重關。照京營例追賠。今四衛勇士前項節年陸續關過馬匹中間豈無二次倒死之數。未見查筭追賠。及照遼東地方自有行太僕寺苑馬寺養馬。宣府自有園種

各苑寺養馬正為邊鎮關支之用

地畝子粒銀兩。大同亦有地畝子粒銀兩。并各有椿朋銀兩。本處自買馬匹。俱係舊例原無太僕寺領馬事例。今自去年至今。遼東宣府大同等處官軍。共兌過太僕寺馬二萬四千一十三匹。其倒死馬匹及椿朋銀兩。未見查明下落。及照在京各營官軍馬匹倒

故舊例俱是各營自行追收椿朋銀兩買補後因國營官軍自買馬匹不便將椿朋銀兩追完送太僕寺兌與寄養馬匹今查各營前項年分節次倒死馬一萬三千餘匹兌過馬一萬三千五百六十七匹其椿朋銀兩未見追完似此各邊各營俱來太僕寺不時交兌馬匹及至馬匹倒死却不查究追補豈能以有

此冏寺所以困乏也

限之馬供無窮之用合無本部通行宣府大同遼東等邊今後非遇動調軍馬遠出征進務要遵守舊規官軍缺馬本邊自行處給不許妄行奏討太僕寺馬

匹補給違者聽本部叅究治罪其各邊節年倒死馬匹合無差太僕寺少卿一員前去宣府大同一員前去遼東各請
勑會同各該巡撫都御史將正德十二年正月起至今正德十四年十月止各年官軍本處原領馬匹并出征兌領過太僕寺官馬逐一查勘內有倒死者如果曾經告官驗實追完樁頭銀兩在官見有文案可照別無情弊准令分豁若未告官驗收皮張亦無追收樁頭銀兩又無文案存照就便查究明白依律問罪追賠及行謄驟四衛查勘勇士軍

人、節年領過官馬。內有倒死二次者。回報本部。照例追賠不許重復關馬。再行團營三大營。并西官廳查勘節年倒死等項馬匹。內有拖欠樁朋銀兩者。俱定限追賠送太僕寺買馬支用。過限不完。亦送法司問罪。

得　旨俱依擬行

清軍類序　清軍

國初罹大亂之後。民多流離失恒產。然當是時官皆畏法不敢虐下。故建衛徙軍

此軍衛建立之本也

多安其役。自後日漸承平。流罪者日改充戍。故人

有懷土之思不能固守其新業於是乎逃亡者十常八九而清勾之令遂不勝其煩擾矣以軍伍消耗爲憂者務嚴其法然法益嚴而民益擾終不能使之安其業而不逃此非法之不善勢不能也蓋民貧不自愛始輕犯法又遠徙爲軍亦必不能自存所至逃逸者其勢則然耳至於遠年故絕軍戶必使有以繼之則其爲害滋甚又惡乎其可乎故今清軍之法當以寬爲主庶幾閭閻少得休息耳況兵貴乎精而按籍勾補者率多老弱疲羸糧餉

費而無用是二者之事理又有不相當也然則變通之道宜何如亦曰募其土著之精銳者撫而用之則兵亦不患其不足矣

爲陳愚見以蘇民困事 清軍

看得御史馬錄所奏清理軍伍重複造冊勾擾貽累平民致死情弊切實簡當急當准行今將所言開立前件查議明白伏乞 聖裁

一清理軍伍 國家重務前件查得軍政條例內開所勾軍士若有丁盡戶絕并山後等處人民挨無名

籍等項三次有司保結回申。委無勾取軍衛有司。各另造册轉繳兵部開豁。今照各處衛所官吏。不行遵守。又將已經五次十次保結無勾軍人。一槩造册開勾。今後各處衛所。將先曾三五次保結。并今次重行清審明白無勾者。俱且住勾。不許重複造册勾擾。若有故違。查勘是實。照依奏准榜例。查問當該官吏。此係見行事例。奈何管軍官旗。據案抄謄。求便一已之私。清軍官員。欲逭已責。圖輳三分之數。多方捏故。頂名解補。寃抑平民。負累長解。誠有如御史馬錄所言。

者。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通行各處清軍御史、公同布按二司清軍官選委各府州縣賢能官員、悉心查勘、以爲一勞永逸之計。取具各該官吏里書鄰佑人等重甘執結、果係丁絕戶盡、累經保勘回申者、備細（徒知句擾之爲累不知甘結亦爲累也蓋亦事體不得不然耳）造冊限一年以裏繳部。以憑轉行各該衛所開豁。其承行官吏人等敢有以見作絕、及將開豁軍名、仍復造冊勾擾寃抑平民、搪塞完號者、俱聽清軍御史參問、庶乎弊源永塞、而軍民安業矣。

馬政類序 馬政

國朝馬政、其在陝西遼東者。皆

於監苑其數少畿內及山東河南者皆養於民間其數多至十二萬五千匹每歲取駒五萬匹以十歲計之得馬五十萬匹積多民不能養遂多損耗乃責令償補而民始困矣其給京營官軍騎操者每年四月下場牧養冬春給豆三月後雖添支草兩月然軍貧亦不能贍故多羸瘦且歲常病死者數千餘匹軍民蓋兩病焉正德初御史王濟建議歲減科駒之半民困稍甦然又惟取大馬價復湧貴民尚不堪而騎軍不給芻豆馬多餓死尤可惜也

故議者欲量定京營之馬、以一萬爲率、月給料草。不必下場、每季終計其虧欠之數、於寄養馬內取補。其近京寄養之馬、亦以一萬爲率、每季終計其缺乏之數、於民間挨次取補、必使常滿一萬之數。又通計一歲所入之馬、除解發寄養外、餘皆折銀解京、折放料草、及備非時買馬之需、庶馬不虛耗、軍民兩便、而得變通之宜矣。

爲修舉馬政事 馬政

查得永樂年間、北直隸各府州縣、俱養孳牧馬匹、至

宣德四年、搭配成群、因順天等府、別無空閑人戶、將山東兖州濟南東昌三府所屬州縣人戶、給領牧養、至正統十四年、又將河南彰德衛輝開封三府所屬州縣人戶、給領牧養、正統十四年、因虜寇犯邊、缺馬騎操、將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備用馬匹、原養孳牧、分散永平等府領養、弘治七年、又將保定府易州等七州縣河間府靜海等三縣寄養原養孳牧、另給滄州等處領養、弘治九年、該本部奏差給事中等官韓祐等勘處過直隸保定等府舊例、論糧養馬、每免糧

五十畝。養兒馬一匹。一百畝。養騍馬一匹。山東河南濟南開封等府舊例。論丁養馬。每有力人五丁養兒寄養領騍故照地分各有優免以卹之馬一匹。十丁養騍馬一匹。俱照舊例。每騍馬四匹。搭配兒馬一匹領養孳牧。科駒起俵。弘治十二年。又該本部奏差給事中等官王廷等。勘處過順天等府所屬霸等州宛大等縣人戶。每免糧地五十畝。悉照舊例編養備用馬一匹。節經領養。遵行年久。事體已定。孳牧寄養馬匹。論糧論丁。派養民間。俱係　祖宗舊制。節該本部奏差給事中等官。將直隸山東河南孳

牧種馬。及將順天等府寄養馬匹。照例勘處丁糧編派領養。遵行已久。今太僕寺卿楊廷儀建議更變。固是優恤畿內之民修舉馬政之意。本部已經依擬具題差官分派。荷蒙　聖明慮恐擾民。還待下年豐收之時舉行。即今雖是秋深在邇。但各該地方。尚有災傷。未見豐稔。況查登青萊等處極臨海隅雖不養馬外派州縣。寄養不足。以卹舊適足以累。新易州山廠斫柴夫役所繫甚重。民不聊生。懷慶等處。山多地少。水草不甚便利先年議處皆有深意今若差官前去。拘集平民。分派養馬。不惟紛更舊制。抑且

人心驚疑。逼迫流移。致生他變。合無本部仍行太僕寺、悉照節年題准事例、遵守施行、不必更張、以成紛擾

得 旨只照節年題准事例行

爲推行馬政事 馬政

看得太僕寺少卿何孟春所奏推行馬政三事指陳利弊、切中事宜、合就開立前件、議擬明白伏乞 聖裁。

一番分派、前件、查得弘治十二年五月內該本部議

得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馬匹人戶近年艱難將地土轉賣以致種地者多不養馬養馬者多是無地依派馬匹之時官司不行查審槩令照舊領養不惟民不聊生亦且馬多瘦損因循既久積弊滋深奏准差給事中等官王廷等前去各該州縣公同太僕寺分管寺丞督令本府管馬通判及州縣掌印管馬官員吊取先年免糧地土文冊逐一清查將見種免糧地不曾養馬人戶不分陵戶等戶官員監生吏典之家就將無地人戶馬匹照例給與領養如有多餘之地

造冊在官。聽候領馬。敢有倚恃權豪勢要陵户等項。不行養馬者。參送法司問罪。仍令領養。如有不願種地養馬者。將地退出。給與無地人戶養馬。後該各官（此乃法之更善者）査勘得承種免糧地土人戶。不分官吏軍民人等。悉照舊例。每免糧地五十畝。派養馬一匹。地畝不足前數。以十分爲率。量派分數。着令朋養。中間地土沙瘦等項。及承佃逃絕人戶地畝。并丁少貧難者。量與減輕。丁多并附餘地多去處。及得過人戶。量爲加重。其無地并馬多人戶。見養馬匹。又各照例量給種地。不

曾養馬之人領養。及搭配相應人戶朋貼。共清出原天府所屬原額免糧養馬地。二萬九千八百頃。成丁男子一十八萬九千四百二十四丁。編過寄養馬四萬三千九百九十八匹。今少卿何孟春奏稱。弘治十二年清審之後。作遠事異定宜量爲清查到今十有七年人戶死絕。冊未除名。地已賣盡馬猶在戶。要差科道等官。親詣審勘。誠爲有理。但即今荒旱百姓艱難又係農忙之月。若差官一出。清查州縣三十七處勢難親理。未免仍行州縣官先查。追呼勾擾。吏緣爲姦。督責嚴峻。民益受害。合

無不必差官。本部備行該管少卿寺丞分投親詣寄養馬匹州縣。查勘養馬人戶。除見種地五十畝。及丁力相應人戶照舊不動外。果有人多死絕。冊未除名。地已賣盡。馬猶在戶者。就便改派買種地土之人領養。敢有倚勢不服者。挐問枷號問罪若一縣之內地

通融州縣便可改正從來坐派之弊

多馬少相應加派或地少馬多相應減除及雖有地。沙薄拋荒無人承佃領馬。俱查明白造冊分豁。某州縣原額免糧地若干。應該養馬地若干。該養馬若干。應該除豁不養馬地若干。該除豁馬若干。逐一明白

造冊奏繳。仍造青冊一本送部。查照奏請定奪。其各州縣務待太僕寺官親臨督同清查。不必求速紛擾。亦不許任意遷延。限至正德十一年終不行完奏、本部參奏究問、再照先年舊例。近京地方。寄養馬匹專備京邊戰馬之用每年寄養不過二萬匹而又交兌有時所以地力有餘民不受累後因加派備用馬匹數多。京邊交兌數少。以致寄積馬多。民不堪命。蹶是得清本正原之論觀之清審編派利弊雖係於有司而通融斂散得失全繇於本部臣等去年奏派寄養馬不過二萬五千

匹。漸復舊規、又交兌京營宣大等邊數多。民力漸寬

合無今後每年奏派寄養馬、不過二萬匹。緩急勾用。

若各年寄養馬匹。除兌給京邊之外。積有多餘。量再

減派務令馬少而膘壯得用毋使馬多而羸瘦累民

庶幾政本得清。弊端自息。

一嚴比較、前件、查得弘治十二年、該太僕寺卿王霽

奏本部議擬題准行分管寺丞、揀選寄養馬內老病

瞎瘸、不堪騎操、孳牧馬內年齒十八歲以上、并漂沙

等項不能孳生者造冊奏請、或送光祿寺。或變賣銀

兩湊買馬匹等因。本年又該太僕寺少卿唐章造冊開奏。本部議擬行分管寺丞再行審實。果齒二十歲以上并瘸瞎瘵癩等項不堪醫治。解寺奏請定奪。或送光祿寺。或變賣銀兩。續該少卿彭禮奏前項不堪馬匹每匹追銀二兩。徑送太僕寺。不必具奏。弘治三年該少卿彭禮奏本部查得各年倒失寄養馬共四十四萬餘匹。（寄養倒失之多如此民安得不困）議擬成化二十三年以前者暫且停追。弘治三年三月以前者每匹追銀五兩。弘治三年四月以後者每匹追銀十兩。願賠本色者聽。又查得正

德十年、本部題准、起解陝西馬匹、若有尅減草料、故不用心餧飼。以致瘦損沿途倒死者。着落牽馬夫賠償。逆馬官提問通行欽遵外。今少卿何孟春、奏要將寄養不堪馬匹、正德九年以前者、照依舊例揀選追罰、正德十年以後者責令變賣添價買補、堪調治者、責令調治、所言有理、合依所奏施行、及照各處解到備用馬匹。每匹責銀三十餘兩。倒失止令賠銀十兩爭利輕重不一則奸人生心弊端日滋。不惟虧官抑且使人不肯用心餧養故令倒死以圖納銀省便況舊例作踐官馬致死。分外追罰馬一匹。

今寄養馬倒死止令賠銀十兩委的失之太輕先年少卿彭禮奏行此例爲因拖欠馬四十餘萬一時難以併徵以此暫議從寬實難經久合無除正德十年以前寄養馬倒失照弘治三年例追補外其正德十一年以後寄養馬匹倒失仍照弘治三年以前舊例倒失備用馬匹務要追補不在宥免之例其遼東并四衛勇士及陝西交兌退回馬匹除遼東馬匹曾經官軍騎征追賊退回難比常例依擬量追一半其四衛勇士并陝西兌軍退回馬匹仍照舊例追補

為開陳馬政便宜事　馬政

看得巡按監察御史周鵷所奏馬政便宜三事、皆深切時務、不為空言、今將所言開立前件、議擬明白、伏乞

聖裁、

一比度時例以省冗濫之官、前件、看得所奏近年以來、例不徵駒、惟令出納備用、要將六安等州建平等（除準管馬佐貳官則養馬人戶省一分科歛）縣管馬主簿、一皆裁革、馬政悉統於掌印官、照滁州例、差該吏領解備用等因、似為相應、但奏內止開六安等州、建平等縣、不曾備開某州某縣、共幾處、相應

裁革管馬官共幾員難便定奪合無本部移咨巡撫廬鳳等處都御史查勘六安等州建平等縣原額馬數多寡相應照依滁州事例合令掌印官管理將添設該管馬主簿裁革其幾州縣該革主簿幾員查議明白具奏定奪

一計量財力以均坐派之數前件查得弘治十二年以前舊例每歲派取備用馬二萬匹續爲修省事該吏部等衙門太子太保尚書等官王恕等會議得順天府所屬人戶寄養備用負累艱難合無每歲暫取

一萬匹。正德二年閏正月内爲早正種馬以免廢弛馬政事。該雲南道監察御史王濟奏要將種馬補足群數。每年一群之内。各照人丁地畝。議和朋納本色。或折色大馬一匹。一年共取馬二萬五千匹。隨民買解本部依擬覆題奉　欽依。正德二年以後年分俱派取二萬五千匹。正德九年因各邊聲息警急。缺馬兌給。本部題准加派三萬匹。正德十年分。本部前官失於照詳。增派馬四萬匹。委屬過多。使民受害。正德十一年。該本部議得。先年每歲派取備用馬二萬匹。

猶恐百姓寄養艱難。毋歲止取一萬匹。近年增至二萬五千匹。比舊已多。去歲增派四萬匹。不惟寄養之（馬數漸加增。賠借亦必倍矣。）民被累而小民買解尤甚艱難。已將本部備用馬匹。仍照御史王濟奏行事例派取二萬五千匹。太僕寺所屬取七分。俱本色南京太僕寺所屬取三分。本色折色中半。徵解外。正德十二年。亦照上年事例題准派取二萬五千匹以後寄養馬不勾撥用。另行議處動支馬價銀兩。差官收買。今御史周鵷印烙馬匹深知派馬利病。奏要將毋年徵解備用馬匹。立爲定例。

悉照正德二年并正德十一年十二年分數目坐派。每年積有餘馬於內量減本色扣加折色積有餘銀。以待用馬數多年分作價收買不致過濫多派。難於（減本色加折色以便不時和買亦官民兩便之計）徵納一節正與本部前議相同但恐以後官員意見不同仍復更張致為民害合無本部將所奏候每年派馬之時務要遵守前例以為定規如有任意改添者聽兵科論奏改正其要照戶部寬免稅糧分數將馬匹一體寬免一節但馬匹終與稅糧不同難論分數寬免合無除輕災不論外如遇十分凶荒百姓

艱難。不能買馬。臨時巡撫官具奏定奪。

一清舊額以濟通融。前件看得御史周鵁奏稱鳳陽淸河寶應等縣人戶消耗。不至如宣徐等處之苦。要將宣城縣徐州所屬四縣淸查養馬丁田出辦備用折色馬價。照例解部。或將極累縣分畧與通融輕省一節。所言深爲有理。非究心民隱者。未有此奏。查得先該南京太僕寺官反覆論議未定。本部又不果斷。含糊展轉。以致事久不決。俱難辭責。合無本部行文巡撫廬鳳并巡撫南直隸都御史親自調查徐州并

所屬四縣及宣城等縣戶口籍冊、詢訪地方豐歉、人戶貧富、從輕計算、應派備用馬若干。却查撫屬地方。如寶應清河等縣、衝要貧瘠。應分豁買馬若干。照依御史周鵷原奏之意。通融派減。務得均平。查議明白、文書到彼、限三箇月以裏、具奏定奪、如仍似前含糊展轉、經年不決、誤事殃民、聽本部并該科叅奏究問、

為議處馬政大綱與革官民利病事 馬政

一選備用、前件查得先為經理馬政事、該吏科等衙門右給事中等官韓祐等奏內一件、慎起俵、備用馬

匹、近來堪倀者少、不堪者多、徃徃朋合買補、況收買之際、價值頗高、多者或十六七兩、次者或十三四兩、至於路途草料之資、馬戶往來之費、計馬一匹、用銀二十餘兩、及其到京赴寺聽驗、十退四五、往來之程、動以千計、弱民羸馬、相向而泣、歸候來年再倀、勞費如前、若其齒歲稍過、終擯不用、又轉而求之他矣、民被倀馬之害、有何紀極、爲今之計、惟當精選於起倀之初、不當濫退於到寺之日、既到而退、在官則鈌馬在民則傷財、公私俱困、等因、本部議照備用馬匹例

此法最精凡物料

解部皆從如此

該兩京太僕寺分管寺丞先期分投所屬州縣逐一驗看身量高大蹄腿端正堪中者方許起解矮小病弱者不許解俵各府州縣仍備造文冊開寫人戶姓名并馬匹毛齒齎送赴部轉發太僕寺再驗堪中方發寄養以備取用此乃見行事例但行之年久各該分管寺丞不肯親詣所屬驗看以致馬多不堪及照起解備用馬匹情弊非止一端或因管馬官員聽受勢豪賄囑將不堪馬匹朦朧收買解俵或齎空白文冊到京違例收買鑽渠老馬意圖僥倖致使看驗不

中負累馬戶究其所以皆因分管寺丞因循苟且惟務偷安不行親自揀選以致如此合無行令兩京太僕寺轉行各該分管寺丞毋遇行取備用馬匹之時務要預先親詣各該州縣將孳生兒駒并買補馬內逐一揀選堪中者照例造成小冊備開人戶姓名馬匹毛齒尺寸責付管馬官員解赴本部發寺驗收不許將不堪馬匹一槩濫解徃復煩難各該寺丞仍前不行親詣州縣用心揀選者到寺之日每一百匹揀退三十匹以上者本寺開報本部以憑叅奏拏問如

律若解到馬堪以收俵毛齒尺寸對冊無差該寺聽

○醫○獸○人○勒○索○使○用○亦○是○恒○弊

信醫獸人等妄言一槩濫退亦許該管寺丞或承委解馬人員將揀退馬匹送部看驗以憑定奪等因弘治九年閏三月二十七日具題本月三十日奉 聖旨准議但各該寺丞并管馬等官因循日久不肯用心嚴選及該寺掌印官毋遇揀退馬匹數多亦不行開報本部參究以致前弊益滋合無行分管寺丞以後毋年正月中出巡選取頭運馬匹四月中出巡選取一運馬匹務要徧歷各府州縣督同各該掌印管

馬官員將派到備用馬照依時價及解俵草料盤費查照人丁地畝會計某戶該派銀若干預先出給告示使民遵守出辦朋合收買馬匹俱要三尺八寸以上見馬六歲以下駒馬九歲以下蹄腿周正方准作數就差管馬官員解俵如有將不堪馬匹一槩濫收解俵到寺之日看驗不堪先將解馬人員送問馬匹發回換補州縣原驗馬官提問驗退五十匹以上將該府管馬官提問一百匹以上將該府掌印官并分管寺丞俱住俸三箇月一百五十匹以上該府掌印

官并寺丞俱提問若齒尺相應止是在途瘦損將管（此弊亦時有之宜為分別）
解之人送問

一酌緩急前件查得京營官軍騎操馬匹倒失被盜
九年俱令原領馬官軍買補馬匹原不常支草料官
軍又多艱難不能賠補多累逃亡成化十三年始該
撫寧侯朱永議奏徵收椿朋銀兩倒死馬主出銀名
曰椿頭槩營官軍出銀名曰朋銀其銀該營收貯自
行收買弘治四年保國公朱永奏稱街市少馬買補
不及要將奮勇等十二營見收椿朋銀兩盡數交送

太僕寺收庫兌給馬匹本部題　准將前銀查盤明

自旂馬一匹扣筭銀十兩送寺收庫行取寄養馬匹

兌給官軍騎操盖先年官軍倒死馬匹自買賠補不

兌寄養馬匹所以寄養馬日積月累幾至數十餘萬

中間倒死盜失馬匹至不可筭馬數耗於民間而虛

數掛於籍冊太僕寺官與寄養之民俱得安靜省事

固以爲便而京營官軍日剝月削困於斂散相繼逃

亡則不勝其疲敝矣且官軍盜賣官馬相應追賠若

老病倒死貧軍豈能賠補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其

後弘治四年始令倒死馬匹者得兌寄養馬匹雖未此法既行京軍撫賠買之費民所疏併省之累軍民因為兩便也兌出銀之苦而得自脫買馬之難又寄養馬亦得疏通取用不至積滯虛耗視前通軍賠補之法頗為通便至於近年本部為因流賊生發虜寇犯邊議奏發兵征討若非取兌膘壯好馬豈能追逮其京邊官軍率多貧困不能自養又積年倒死馬匹數多若當急切用兵之際必待追完官軍椿朋銀兩收買然後兌領及取兌寄養馬匹不論肥瘠老壯必取先發寄養傳馬交兌然後交兌新馬不免膠柱鼓瑟失誤軍機

今太僕寺卿何孟春奏稱順天等府寄養調取之數。從後較前歲常倍蓰。東使西支。不問空闕買馬價銀輕高給軍勒要俵壯。新收不得存留。舊管不得發脫。奏要本部斟酌緩急。爲之可否量分等第查奏等因。今欲斟酌緩急以每年俵馬二萬五千匹計之。五年之間可得寄養馬十二萬五千匹。又以每年兌軍一萬五千匹計之。五年止該兌給七萬五千匹。尚餘五萬匹寄於民間軍得領兌之便民無多養之累況有不時發銀收買之馬。節其馬數之盈縮。以量出入之

多寡。調停馬政。無有餘不足之時。計無出於此者。然此責在本部隨時制宜非寺苑官所得預也其奏冊近年以來。營邊騎操倒失之數。自今視昔。日有甚焉。出銀之人。不知何官。住俸之官不知何人一節。緣查京營并各邊倒死馬匹。追收樁朋銀兩買補。不及八分官員。俱經本部節年奏行住俸催徵買補。並無寬縱。其查考追補之法。已於前項所奏預稽數項下議擬明白。別無定奪。及照三大營官軍該徵樁朋銀兩、自買馬匹、不送太僕寺交收、近因前銀徵收不完、不

時奏討兌馬合無亦行點馬少卿照團營事例查勘明白具奏定奪、

爲䕫明律例以便征戰事　邊軍

看得給事中傅鑰所奏例不合律、以致將官顧忌畏怯、不肯殺賊、援古証今、欲會法司重爲議擬一節、臣等查議得、先爲陳愚悃、餙邊備以防虜患事、該監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忠題一件、合無行令各邊主將一面時常選差的當人員遠出境外分番爪探賊營何往定止、一面嚴督沿邊哨守人役、一遇有警烽砲

分明、人知趨避、兵知趨戰、務在料敵先知、功可期成、若將領怯懦、無益邊備、撫按官員、即時劾奏、速為易置、若敵退大衆。縱有損傷、亦須不拘事例。論功分豁等因。該兵部會官議、切緣各邊失事。固係於將領之怯懦。亦係將官恐損官軍。不敢敵戰所致。太監張忠此議。尤為有見。又為陳言邊務預防虜患事、該巡撫大同都御史胡瓚、會奏一件、原情罪以責戰守照得大同三路、將官則有總副叅遊之名、所領人馬則有奇遊與援之號。數多三千員名。俱係各城挑選精銳。

而（將官以為戰。守備以為守。責任不同）守備官操守止餘老弱守城官軍七八十人。或百

十餘人。其兵力之强弱。責任之重輕。不待臣言可知。

矣邇因虜衆在邊。各將領俱調發各城按伏戰守。守

備官即其所統。進止機宜。皆不得預。及至失事將官。

得罪反輕。守備反重。此人心所以不平。而將領得以

推奸避事也。合無着該部查擬除臨陣與賊交鋒對

敵失機。照依該部奏行事例問擬外。其被賊入境搶

虜人畜行勘是實。若係本城住有將領。畏縮不行截

殺問擬守備不設充軍罪名。取自 上裁本城守備

官。止擬不應從重照常發落如是賊勢不重。守備官不能嚴謹烽堠。及將領於別城任制。一時赴援不及。守備官失於飛報。以致深入搶虜人畜者。照舊問擬守備不設。將領則從輕叅究發落。庶情法允當。而責任專一矣。該兵部議得守邊將帥守備不設計、為賊所掩襲攻陷城寨、或被賊入境搶虜人民、俱有　太祖高皇帝欽定律條、擅難異議、但中間有守備已設計。本城堡原設軍馬數少止可固守城堡不可輕出禦敵以致地方被搶其情與守備該設計而故不設

守城禦敵固當量力俟機不宜一以原律繩之

計者委有不同問刑衙門不論有無計策可設、一向俱引前律問擬充軍、又因事出不測、或所搶人畜數少、參稱律重情輕、奏請俱免充軍、降級發落、依律言之、雖似減輕、以情原之、猶似過重。所以都御史胡瓚等奏要將各城堡軍少守備官被賊入境搶虜人畜者、止擬不應從重照常發落、不爲無見、但賊勢重大。非守備官軍所能支持者、問擬不應、猶似虧枉、倘賊少勢輕、可備而不備、被其搶虜者、止問不應發落、不無以後守備官員、益加玩忽、廢弛邊備、合無通行各

邊巡撫巡按問刑衙門、今後各城堡守。備等官、可以設計而故不設計致有失事、俱依律問斷、不許寬縱、内有事出不測、及失事數少、情輕律重者仍照例奏請定奪、若本城堡原有人馬數少、賊勢重大。力不能支止可固守。及瞭高守哨、并徵調隣境兵馬等項俱無失悞。別無計策可設。地方雖被搶掠。力量不能支持。係干律内該載不盡事理。參詳明白。引律比附具奏。從法司再行議擬奏請定奪。其調來各城堡按伏住劄將領。往來不常。違期畏縮。失誤軍機。自有本律。

難問守備不設充軍罪名等因正德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都着依擬行又查得大明律內一款凡守邊將帥、被賊攻圍城寨不行固守而輙棄去、及守備不設、為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斬、若與賊臨境、其望高巡哨之人、失於飛報、以致陷城損軍者亦斬、若被賊侵入境內、虜掠人民者、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問刑條例內一款、失悞軍機、除律有正條者議擬、監候奏請外、若是賊擁大衆入寇、官軍卒遇交鋒損傷被虜數十人之上、不曾虜去大衆、或

被賊白晝貪夜突入境內，搶掠頭畜衣糧數多，不曾殺虜軍民者，俱問守備不設，被賊侵入境內，虜掠人民本律，發邊遠充軍。若是交鋒入境，損傷虜殺四五人，搶去頭畜衣糧不多者，亦問前罪。數內情輕律重，有礙發落者，仍備由奏請處置。伏覩大明律內，凡守邊將帥，被賊攻圍城寨，不行固守，而輒棄去，及守備不設，為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斬。若與賊臨境，其望高巡哨之人，失於飛報，以致陷城損軍者，亦斬。蓋棄城不守。及可設計而故不設計。并責專望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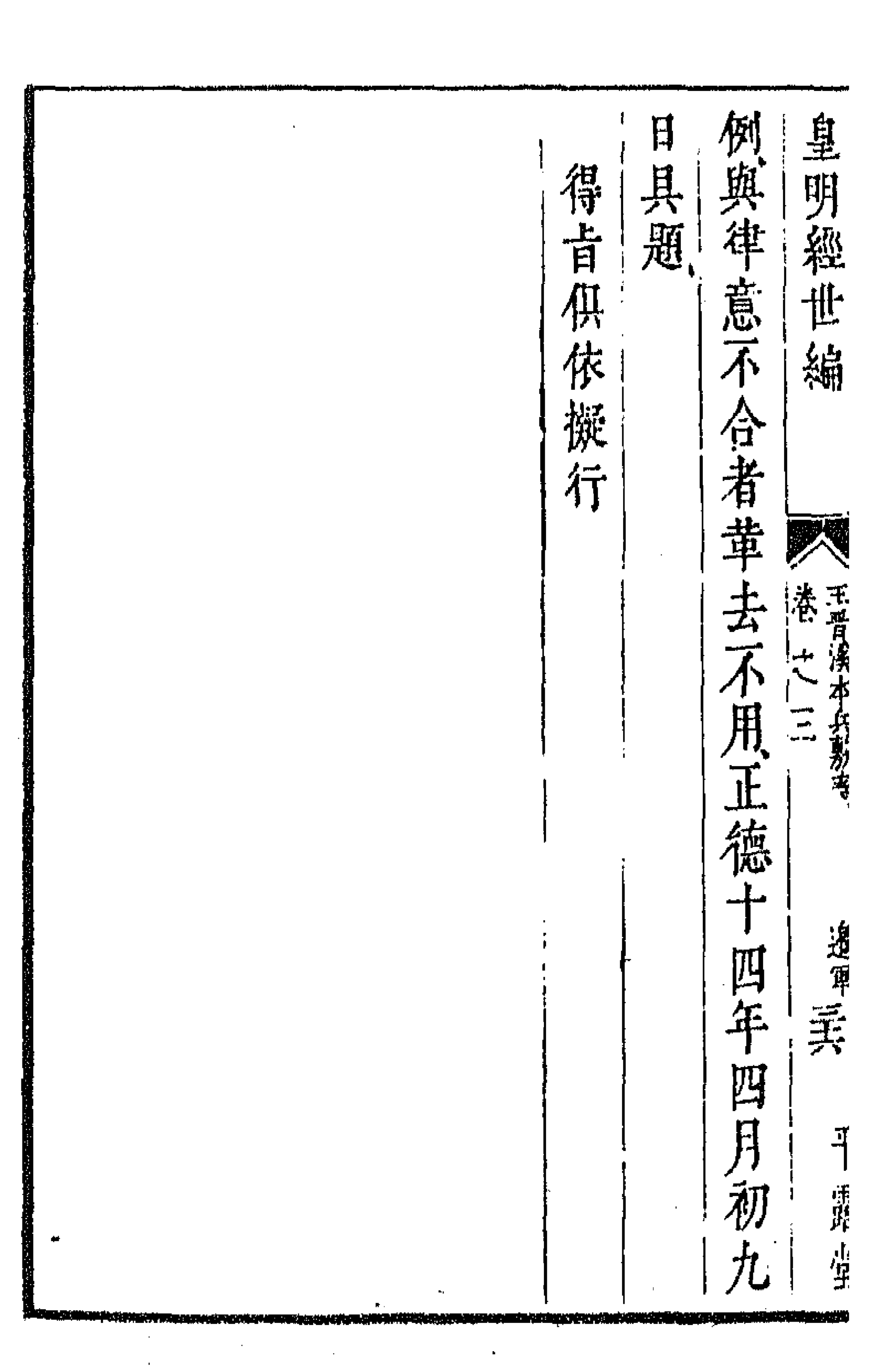
巡哨而失於飛報以致陷城損軍罪坐所繇故皆處斬若故不設計被賊侵入境內虜掠人民比之失陷城寨其情頗輕故坐以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原情定（論事明邊罪）罪誠萬世不刑之典也若既與賊爲隣不能保其必（使律意曉然）不入境既與賊交鋒不能保其必不損傷故律無守邊將帥致賊入境及臨陣損傷官軍治罪之條後因問刑條例開載賊衆入寇官軍交鋒損傷被虜數十人之上及搶掠頭畜衣糧數多不曾殺虜軍民俱問守備不設之罪以此問刑衙門將臨陣對敵損傷官

軍者。俱問充軍降級罪名實是有乖律意。前項兵部先已會官議擬題准、今後果係奮勇迎敵。官軍陣亡。俱不以損折官軍論通行外。今給事中傅鑰又以爲言、考據精切。議擬明白。深合祖宗制律之本意。必須再行申明改正。庶使各邊將領勇於戰鬬。無所顧忌。合無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守邊將帥、失誤軍機。除律有正條外。若賊寇入境。彼此衆寡相當。堪以出戰。將官故不設備。閉門不出。被虜人民者。依律問發邊遠充軍。若虜衆兵寡。勢難抵敵。止可固守不可

輕出致被搶掠人民者查勘是實奏請定奪若止是搶掠牲畜不曾虜掠人民或殺虜沿邊哨探軍人及沿邊採打柴草軍民不係境內人民者俱坐以應得罪名不許引用被賊入境虜掠人民律條致失輕重及望高守哨之人失於飛報以致不備損折官軍依律坐罪外其輕率寡謀軍無紀律以致損折官軍者律無正條引律比附奏請定奪若奮勇迎敵殺敗虜

如是鼓舞足以振作士氣

賊雖是斬獲賊級數少官軍陣亡數多仍須論功陞賞不許擇引律內損軍字樣妄擬治罪前項問刑條



例與律意不合者革去不用正德十四年四月初九

日具題

得旨俱依擬行